

清代
叢刊
筆記

閱微草堂筆記

紀

昫著

五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槐西雜志三

丁卯同年郭彤綸。戊辰上公車。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坐吟哦。聞窗外語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無所睹。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卧病詩八句。詩甚悽苦。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齋壁人死尚結習未忘耶。抑欲彤綸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冀家人歸其骨也。

奴子宋過。凡三娶。第一妻自合昏。即不同榻。後竟仳離。第二妻子必孿。生惡其提攜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使斷產。誤信一王媪言。舂礪石為末。服之。石結聚腸胃。死後。過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稍蘇。私語其第三妻曰。吾出初妻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尚未知。吾先一夕引與狎。妻以為意轉。欣然相就。五更尚擁被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夫吾母兄亦皆云爾。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詰。竟鬱鬱卒。繼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嚙。盡殺後。懼為厲。又賄巫斬殃。今竝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與嬉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既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數次。妻畏之如虎。喜時不敢不強歡。

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太夫人。呼成問。故成跪啟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覺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無人理。殆佛氏所謂夙冤耶。慮其妻或輕生。並遣之去。後聞成病死。其妻竟著紅衫。夫夫為妻綱。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究不及父。故妻又訓齊有敵體之義焉。則其相與宜各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誤殺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既已被出而受聘。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直誘污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酷暴。然未致婦於死也。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為所天。歿不制服。反而從吉。其悖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師失措。已歎。及欲沈。眾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蓬索。折戩飛行。直抵壻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為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日日船頭持篙櫂。不能責以必為宋伯姬也。又聞吾郡有焦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有謀為媵者。中以蜚語。壻家欲離婚。父訟於官。而謀者陷弃已深。非惟證佐鑿鑿。且有自承為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媪導至壻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兒與其獻醜於官媒。仍為所誣。不如獻醜於母前。遂闔戶弛服。請姑驗。訟立解。此較操舟之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亡之時。有不得不如是者。講學家動

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楊雨亭言。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已與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尚能視。此嬰兒鍊成。而閉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道遠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逢指授。不得真傳。而妄意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證也。或曰。以刀破其頂。當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詞。談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社神。若門神。若井神。若廁神。若中雷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一灶神。一城一鄉一竈神。抑一家一竈神。如天下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祀。今未見處處有專祀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神之間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竈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司爨姬。好以穢物掃入竈。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腫成癰。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入喉。嘔噦欲死。立誓虔禱。乃愈。是又何說歟。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

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

了鳥門上鉄繫也李義山記作此二字

丁東聲問為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隣

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誰呼汝為鬼魅而先辨非鬼非魅也非欲蓋彌彰乎再聽之寂無聲矣

崔崇岍汾陽人以賣絲為業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岍恚憤以刀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本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業為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為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刀傷處出穀道閉矣後貧甚至鬻其妻舊共賣絲者憐之各贈以絲俾燃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為作傳曹受之侍御錄以示余因撮其大略夫販鬻喪資常事也以十餘金而自戕崇岍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毫髮私而其跡有似於乾沒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也瀕死之頃對衆告明里胥使官府無可疑切囑其妻使眷屬無可訟用心不尤忠厚歟當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文紫府言瀟州一宦家娶婦甫却扇新婿失聲狂奔出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狀

如奇鬼吾怖而走婦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強使復入所見如前父母迫之歸房竟伺隙自縊既未成禮女勢當歸時賀者尚滿堂其父引之徧拜諸客曰小女誠陋然何至驚人致死哉幽怪錄載盧生娶宏農令女事亦同於此但婿未死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論也自講學家言之則必曰是有心疾神虛目眩耳

李主事再瀛漢三制府之孫也在禮部時為余屬氣宇朗澈余期以遠到乃新婚未幾遽夫天年聞其親迎時新婦拜神懷中鏡忽墮地裂為二已訐不祥既而鬼聲啾啾徹夜不息蓋哀氣之所感先兆之矣

選人某在虎坊橋租一宅或曰中有狐然不為患入居者祭之則安某性嗜不從亦無他異既而納一妾初至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忸怩不敢舉首既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

吃吃笑不止出飛燕外傳或作啞啞非也又有作啞至者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啞啞乃笑貌非笑聲也

作輒高唱其所為如是數夕不止訴於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於人無損譬互相戲謔未釀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豈可以猥褻細事瀆及神明某不得已設酒餚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

王符九言鳳凰店民家有兒持其母履戲遺後園花架下為其父所拾婦大遭詬詰無以自

明擬就縊忽其家狐祟大作。婦女近身之物多被盜擲棄他處。半月餘乃止。遺履之疑遂不辯而釋。若陰為此婦解結者。莫諭其故。或曰其姑性嚴厲。有婢私孕。懼將投繯。婦竊後圖鑰。縱之逃。有是陰功。故神遣狐救之歟。或又曰。既為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無迹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為然。

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以葺屋。巡視諸僕家。諸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闕然。問之曰。某所居也。然此僕蠢蠢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烈婦或激於一時。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蘗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聞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凡閨房嫖狎。必諸鬼聚觀。指點嬉笑。但人不見不聞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婦節婦。即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規疊矩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譟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鬪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壻。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模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模稜誠自全之善計也。然以推諉僨事獲譴者。亦在在有之。蓋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恒併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為者而亦不為。往往坐失事機。留為禍。

本。決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見請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朱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悅。時相窺也。久而微露盜香迹。女父疑焉。夜伏牆上。左右顧視兩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女。衣飾形貌皆無異。始知男女皆為狐媚也。此真黎邱之伎矣。青雷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為媒合。亦一佳話。然聞兩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驅狐。時方束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勿敢先也。惟于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于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鍼。磁石引鍼。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歧為四肢。四肢各歧為五指。是別為二十歧矣。然二十歧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昵莫近於妻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則兩身而已矣。

宋子剛言。一老儒。訓蒙鄉塾。塾側有積柴。狐所居也。鄉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穢污之。一日。老儒往會葬。約明日返。諸兒因累几為檯。塗朱墨演劇。老儒突返。各撻之流血。恨恨復

去。眾以為諸兒大者十一二。小者七八歲耳。皆怪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乃知狐報怨也。有欲訟諸土神者。有議除積弊者。有欲往誥言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捷不為過。但太毒耳。吾聞勝妖當以德。以力相角。終無勝理。冤冤相報。吾慮禍不止此也。眾乃已。此人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雍正乙卯。佃戶張天錫家。生一鵝。一身而兩首。或以為妖。沈文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孿生。卵亦有雙黃。雙黃者。雖必枳首。吾數見之矣。與從姪虞悖。偶話及此。虞悖曰。凡鵝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即得十雛。兩雄一雌者。十卵必暇一二。父氣稜也。一雄兩雌者。十卵亦必暇一二。父氣弱也。雞鶩則不妨。物各一性爾。余因思鵝鴨。皆不能自伏卵。人以雞代伏之。天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氣化。後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爭未之思也。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時。上古之民。高高悶悶。誰知以雞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廬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為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約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狐仍至。詈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陰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

窗扉震撼羣狐合譟來索命。女父厲聲道始末。聞似一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好還。善誑者終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歸矣。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季廉夫言。秦興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跡罕至。廉夫取其僻靜。恒獨宿其中。一夕甫啟戶。見板閣上有黑物。似人非人。髮鬚長。義如箕。衣撲滅其燈。長吼衝人去。又在揚州宿舅氏家。朦朧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強起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次日問主人。果有女縊此室。時為祟也。蓋幽房曲室。多鬼魅所藏。黑物殆膏物之未成者。潛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縊鬼長跪。或求解脫。沉淪乎。廉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縊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闥。中雷神不禁。蓋女子不以紅衣斂。紅為陽色。猶似生魂。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銜憤死者多紅衣。就縊以求為祟。此鬼紅衣當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滄州呂氏姑家。余兩胞姑皆適呂氏。此不知為二姑家。五姑家也。門外有巨樹。形容言其不利。眾議伐

之。尚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百年。忍相戕乎。醒而悟為樹之精。曰不速伐。且為妖矣。議乃定。此樹如不自言。事尚未可也。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蓋往往

如是矣。

聞李太僕敬堂某科磨勘試卷忽有舉人來投刺敬堂拒未見然私訝曰卷其有疵乎次日檢之已動過無念覆加詳核竟得其謬累停科此舉人如不干謁已漏網矣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舊有質庫在崔莊。入官後折閱都盡。羣從鳩貲復設之。召敬司夜馬。一夕自經於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其妻病劇。敬魂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失。曰我自博負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斂費。使我負心。此來明非我志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負我。我能無索乎。又問然則怨誘博者乎。曰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語時。人以為病者昏亂耳。既而序述生平。寒溫故舊。語音宛然。敬也。皆嘆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鬼趣。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憩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略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為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墓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諷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

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証自問已慚况公論俱存証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者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不存

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聞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磯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嘆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其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請導君復攝衣徑度將至家其人匆匆作別去叩門入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住村名其取義則未詳趙某後遣子往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蹤跡始知遇鬼鬼多踴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凡歿寡嫂在母家以農忙與妻共詣之邀歸助盃餉至中途悲破寺中某甲使婦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去人寫遠無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盃婦踣於途碎其瓶壘各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聲趨視

具陳狀衆共憤怒縱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其婦而迭淫馬頓行叱曰爾淫嫂有我輩證爾當死我輩淫爾婦爾嫂決不為證也任爾控官吾輩午餐去矣某甲反叩額於地祈衆秘其事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則作客皆流民一日耘畢得值即散無從為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媿婦之踣不先不後是豈非若或使之也哉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剄自醜以及焚死壓死者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理歟熱河羅漢峰形酷似鐵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墜崖死俄而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墮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候代為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為鬼所迷而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是又何理歟余謂是或冤讎或山鬼為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粟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舶以販鬻於諸省土人多以為恒業粟未熟時最怕霧霧氾之則瘠而皺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烟濃而霧散或排鳥銃迎擊其散更速蓋陽氣盛則陰霾消也凡妖物皆畏火器史文松濤言山峽間每山中黃雲暴起則有風電害稼以巨礮迎擊有墜蝦蟆如車輪大者余督學福建時山魃或夜行屋瓦上

格格有聲。遇轅門鳴礮。則踉蹌奔逸。頃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烏魯木齊。曾以銃擊厲鬼。不能復聚成形。語詳樂陽滌夏錄蓋妖鬼亦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甚壯宏。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歟。稔聞聊齋志異。青鳳水仙諸事。冀有所遇。躑躅不行。俄有車馬從西來。服飾甚華。一中年婦揭幃。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生視車後一幼女。妙麗如神仙。大喜過望。既入門。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審。為狐不問氏族。隨之入。亦不見主人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而已。生俟合盃。心搖搖如懸旌。至夕。簫鼓喧闐。一老翁舉簾揖曰。新婿入贅。已到門。先生文士。定習婚儀。敢屈為賓相。三黨有光。生大失望。然原未議婚。無可復語。又飲其酒食。難以遽辭。草草為成禮。不別而歸。家人以先生一晝夜方出。見訪。生憤憤道所遇。聞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而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騎驢。李逞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徑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啟其帕。乃銀簪珥數事。適資斧竭。持詣質庫。正質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為盜。是乃真為狐戲矣。秋原曰。不謂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莆田李生裕。神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一女。歲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為凡

嫂收去聲言以養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平心知至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崇爾兄哭何益魂却退之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崇父之下兄為尊矣禮亦不敢崇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詈其嫂曰爾使我不得為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崇嫂豈可崇也嫂愧不敢出自後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弟之變者盡如是鬼尚有閱牆之覺乎

衛媪從姪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鍵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圃井畔有履視之果所著窺之尸亦在眾謂牆不甚短醉人豈能踰且投井何必脫履咸大惑不解詢守圃者則是日賣菜未歸惟婦携幼子宿言夜聞牆外有二人邀客聲繼又聞牽拽固留聲又訇然一聲如人自牆躍下者則聲在牆內矣又聞延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俄聞促客解履上牀聲又訇然一聲遂寂無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為意不虞此人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後亦無他

族叔蔡庵言嘗見旋風中有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大槐樹下見一獸跳擲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即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專意研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子乃飛天夜叉博異傳載唐薛淙於衛州佛寺見老僧言

居延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獸，乃樹精。史記秦本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水中出，復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庾信枯樹賦曰：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靈文曰：豐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即用此事也。

王德圃言：有縣吏夜息松林，聞有泣聲。吏故有膽，尋往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喞喞絮語，似夫婦相別者。疑為淫奔，詰問其由。男子起應曰：爾勿近我鬼也。此女吾愛婢，不幸早逝，雖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轉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為夫婦，各有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婦守貞者，其夫在泉下暫留，待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勞苦。餘則前因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齊矣。爾宜自去，吾二八一刻千金，不能與爾談冥事也。張口噓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後再過其地，知為某氏墓也。德圃為疑齋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豈德圃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洲有宦家婦，不見答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

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歡，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必負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媵妾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徒問往因，無益也。婦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嘗以告諸婦曰：此尼所說，真閨閣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持，無不有驗。如或不驗，尚是行持未至耳。

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論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

唐人稱人故父曰先德

見北夢瑣言

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

之母亦自預知其亡期，皆日辰不爽。是又何說歟？朱石君撫軍言：其他事甚悉。石君非妄語人也。顧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後，自言以洩漏陰府事，謫為社公，無可驗也。余嘗聞其論冥律，已載溧陽消夏錄中。其論鬼之存亡，亦頗有理。大意謂人之餘氣為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鴻材碩學，靈氣不消。不遽消者，亦主冤魂，恨魄，茹痛黃泉，其怨結則氣亦聚也。大富大貴，取多用宏，其精壯則氣亦盛也。兒女纏綿，埋憂費恨，其情專，則氣亦凝也。至於凶殘狠戾，氣亦不遽消。然墮泥犁者十之九，又不在此數。

中矣。言之鑿鑿。或亦有所徵耶。

雍正戊申夏。崔莊有大旋風。自北而南。勢如潮湧。余家樓堞半揭去。

北方鄉居者。率有明樓以防盜。上為城堞。從

伯燦宸公家有花二盞。水一甕。併捲置屋上。位置如故。毫不欹側。而階前一風鑪銅鈔。炭火方熾。乃安然不動。莫明其故。次日。詢迤北諸村。皆云未見過村數里。即漸高入雲。其風黃色。嗅之有腥氣。或地近東瀛。不過百里。海神來往。水怪飛騰。偶然狡獪歟。

從姪虞惇。甲辰閏三月。官滿城教諭時。其同官戴君。邀遊抱陽山。戴携彭劉二生。從山前往。虞惇偕弟汝僑。子樹璟。及金劉二生。由山後觀牛角洞。仙人室。諸勝。方升山麓。遙見一人巖上立。意戴君遣來迎也。相距尚里許。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漸小。至則白石一片。倚巖植立。高尺五六十。廣四五寸耳。絕不類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凡物遠視必小。歐羅巴人所謂視差也。此石遠視大。而近視小。抑又奇矣。迨下山里許。再回視之。仍如初見狀。眾謂此石有靈。擬上山。携取歸。彭生及樹璟先往。覓不得。汝僑又與二劉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舊。石竟不可復睹矣。蓋邃谷深崖。神靈所宅。偶然示現。往往有之。是山所謂仙人室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土人每遙見洞口。人來往。其必煉精羽化之徒矣。

申文蒼巔言。劉智廟有兩生。應科試。夜行失道。見破屋。權投宿。息院落半地。亦無門窗。擬就

其西廂坐聞樹後語曰。同是士類。不敢相拒。西廂是幼女居。乞勿入。東廂是老夫。訓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鬼。即狐。然疲極。不能再進。姑向樹拱揖。相對且坐。忽憶當向之問路。再起致詞。則不應矣。暗中摸索。覺有物觸手。捫之。乃身畔各有半瓜。謝之。亦不應。質明將行。又聞樹後語曰。東去二里。即大路矣。一語奉贈。周易互體。究不可廢也。不解所云。叩之。又不應。比就試策果問互體。場中皆用程朱說。惟二生依其語對。並列前茅焉。

乾隆甲子。余在河間應科試。有同學以帕幕首。云墮驢傷額也。既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於中途遇少婦。靚粧獨立官柳下。忽按轡問途。少婦曰。南北驛路。而車馬往來。豈有迷途之患。爾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飛瓦擊之。流血被面。乃少婦徑入梳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但未見舉手。而瓦忽橫擊。疑其非人。鬼又不應。白日出。疑其狐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問。無論是人。是狐。是鬼。總之當擊耳。又丁卯秋。聞有京官子暮過橫街。東為娼女誘入室。突其夫半夜歸。曾使盡解衣履。裸無寸縷。負置門外叢塚間。京官子無計。乃號呼稱遇鬼。有人告其家。迎歸。姚安公時官戶部。聞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賊。此均足為佻薄者戒也。

烏魯木齊千總柴有倫言。昔征霍集占時。率卒搜山。出於珠土斯深谷中。遇瑪哈沁。射中其一。負矢奔去。餘七八人亦四竄。奪得其馬及行帳。樹上縛一回婦。左臂左股已齧。食見骨。噉

噉作蟲鳥鳴。見有倫屢引其頸。又作叩顙狀。有倫知其求速死。拔刀貫其心。瞪目長號而絕。後有倫復經其地。水暴漲。不敢涉。姑憩息。以待減退。有旋風來往馬前。忽行忽止。若相引者。有倫悟為回婦之鬼。乘騎從之。竟得淺處以渡。

季廉夫言。泰興有賈生者。食餽於庠。而僻好符籙禁咒事。尋師訪友。煉五雷法。竟成後病。篤恍惚。見鬼來。攝舉手作訣。鬼不能近。既而家人聞屋上金鐵聲。竒鬼猙獰。洶湧而入。咸悚惶避出。遙聞若相格鬥者。徹夜乃止。比曉視之。已伏於牀下死。手掬地成一深坎。莫知何故也。夫死生數也。數已盡矣。猶以小術與人爭。何其不知命乎。廉夫又言。鍾太守光豫。官江甯時。有幕友二人。表兄弟也。一司號籍。一司批發。恒在一室同榻寢。一夕。一人先睡。一人猶秉燭。忽見案旁一紅衣女子。坐駭極。呼其一醒。拭目驚視。則非女子。乃竒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並昏仆。次日。眾怪門不啟。破扉入視。其先見者已死。後見者氣息僅屬。灌治得活。乃具迷夜來狀。鬼無故擾人事。或有之。至現形索命。則未有無故而來者。幕府賓佐非官。而操官之權。筆墨之間。動關生死。為善易為惡。亦易。是必冤讎相尋。乃有斯變。第不知所緣何事耳。

烏魯木齊軍吏。如大業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飲博者。寺僧孤弱。勿能拒也。一夜。飲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門探入。五指齊張。厲聲呼曰。六舉掌。一拍。燭滅。

八碎十餘人並驚仆至曉乃各漸蘇自是不敢復至矣佛於衆生無計較心其護法善神之示現乎

蘇州朱生煥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一日余集閱微草堂酒間各說異聞生言曩乘舟見一舵工額上恒粘一膏葯縱約寸許橫倍之云有瘡須避風數日一篙工私語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瘡者偽也彼嘗為會首賽水神例應捧香而前一夕犯不潔方跪致祝有風貼鑪灰撲其面骨慄神悚幾不成禮退而拂拭則額上現一墨畫秘戲圖神態生動宛肖其夫婦洗濯不去轉更分明故以膏葯掩之也衆不深信然既有此言出入往來不能不注視其額舵工覺之曰小兒又饒舌耶長喙而已然則其事殆不虛惜未便揭視之耳又余乳母李媪言曩登泰山見娼女與所歡皆往進香過於逆旅伺隙偶一接唇竟膠粘不解擘之則痛徹心髓衆為懺悔乃開或曰廟祝賄娼女作此狀以聳人信心也是亦未可知矣獻縣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時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濡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錢恒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溫飽以老壽終又一吏恒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三女皆為娼其次女事發當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師傅女俗呼吏師傳宜從輕女受杖訖語鴉母曰微我父曾為吏我今日其殆矣嗟乎烏知其父不為吏今日原

不受杖哉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為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劾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趣設壇。牒雷部。狐化形為書生。見道士曰。鍊師勿若相警也。夫採補殺人。誠干天律。然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飾其治容。蠱惑年少。無論其破人之家。不知凡幾。廢人之業。不知凡幾。間人之夫婦。不知凡幾。罪皆當死。即彼攝人之精。吾攝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請君入甕。天道宜然。鍊師何必曲庇之。且鍊師之劾治。謂人命至重耳。夫人之為人。以有人心也。此輩機械萬端。寒暖百變。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既已獸心。即以獸論。以獸殺獸。事理之常。深山曠野。相食者不啻恒河可一。一上噴雷部耶。道士乃舍去。論者謂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其言則深切著明矣。

程魚門言。朱某昵淮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日。有西商過訪。妓僕與奢麗。揮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盡謝他客。曲意效媚。日贈金帛珠翠。不可縷數。居兩月餘。云暫出赴揚州。遂不返。訪問亦無知者。貨貨既饒。擬去北里。為良家。檢點篋笥。所贈已一物不存。朱某所贈亦不存。惟留二百餘金。恰足兩月餘酒食費。一家迷離惘恍。如夢乍回。或曰。聞朱某有狐友。其始代為報復云。魚門又言。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嫺文墨。意甚相得。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歸。僮婢已睡。

室內闇無燈火。入視闐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以夙負應償。從君半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以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悽戀。彌難為懷。是以茹痛竟行。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損清神。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某得書悲感。以示朋舊。咸相慨嘆。以典籍嘗有此事。勿致疑也。後月餘。妾與所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數月。其事乃露。蓋其母重鬻於人。偽以狐女自脫也。周書昌曰。是真狐女何偽之云。吾恐誌異諸書所載。始遇仙姬。久而舍去者。其中或不無此類也乎。

余在翰林日侍讀索公爾遜

同齋戒於待詔廳

廳舊有何義門書衡山舊署一區又索公言聯句一對今聯句尚存區則久亡矣索公言

前征霍集占時。奉參贊大臣檄調中途逢大雪。車仗不能至。僅一行帳隨。姑支以憇。苦無枕。覓得三四死人首。主僕枕之。夜中並蠕蠕掀動。叱之乃止。余謂此非有鬼。亦非因叱而止也。當斷首時。生氣未盡。為嚴寒所束。鬱伏於中。得人氣溫蒸。凍解而氣得外發。故能自動。已動則氣散。故不再動矣。凡物生性未盡者。以火炙之。皆動。是其理也。索公曰。從古戰場不聞逢鬼。吾心惡之。謂吾命哀也。今日乃釋此疑。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俗謂之棗行。

切

余小時聞有婦女數人出挑菜過樹下。有小兒坐樹

杪。摘紅熟者擲地下。眾競拾取。小兒急呼曰。吾自喜周二姐嬌媚。摘此與食。爾輩黑鬼何得

奪也。眾怒詈二姐，惡其輕薄，亦怒詈，拾塊擊之。小兒躍過別枝，如飛鳥穿林去。忽悟村中無此小兒，必妖魔也。姚安公曰：賴周二姐一詈一擊，否則必為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自招致。蘇東坡范增論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廬在珠市口，因從香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踣而滅，望一家燈未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邀入茗飲，心知為青樓姑，以遣興。然婦羞澁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宛轉相就，適携數金，即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閒居，妻亡子女幼，不免飢寒，君肯携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隨否？茫然曰：妾實非人，即某妻也。為某不能贍子女，故冒恥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塚也。後感其意，竟携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不知財自何來，其靈官而病民可知矣。

牛犢馬駒，或生麟角蛟龍之所合，非真麟也。婦女露寢，為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馬氏家一佃戶，年近六旬，獨行遇雷雨，電晦冥，有龍爪按其笠，以為當受天誅，悸而踣，覺龍碎裂其袴，以為褫衣而後施刑也。不意龍旋轉其背，據地淫之，稍轉側縮避，輒怒吼磨牙，其頂懼為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聲去，呻吟墜上，腥涎滿身，幸其子持蓑來迎，乃負以返。初

尚諱匿。既而創甚。求醫藥始道其實。耘苗之侯。媿婦衆矣。乃狎一男子。牧豎亦衆矣。乃狎一哀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沒不恒。亦不知其潛何所。但閣中遇之。輒觸人倒。覺其身堅如鐵石。劉故喜獵。恒以鳥銃隨。曰。若然。當携此自防也。書齋凡三楹。就其東室寢。方對燈獨坐。見西室一物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約二寸。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即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纔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襲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握手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上。怪已衝烟去矣。蓋誘人發銃。使一發不中。不及再發。即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忍而不發。遲至天曉。此怪既不能透壁穿窗。勢必由戶出。則必中銃。不出則不能不現形矣。然自此知其畏銃。後伏銃窗櫺。伺出擊之。琤然仆地。如蒼瓦墮裂聲。視之。乃破甕一斤。兒童就近沿無洩處。戲筆畫作人面。筆墨拙澁。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

有富室子病危絕。而復蘇。謂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嘗捐金活二命。又嘗強奪某女也。今活命者在冥司。具狀保而女之父亦訴牒。喧辯尚未決。吾且歸也。越二日。又絕而復蘇。曰。吾

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許抵可也。今所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報此人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業本重。未可全銷。莫若冥司不刑賞。註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而絕。歐羅巴書。不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獄。亦謂善惡不相抵。是絕惡人為善之路也。大抵善惡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主。須得本人是也。尋常善惡可抵。大善大惡不可抵。曹操贖蔡文姬。不得不謂之義舉。豈足抵篡弑之罪乎。曹操雖未篡然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則篡也特畏公議耳至未來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相值。故因緣湊合者。或在於數世之後耳。

宋村廠從弟東白莊名土人省語呼廠裏倉中舊有狐。余家未析著時。姚安公從王德庵先生讀書。是莊僕

隸。夜入倉院。多被瓦擊。而不見其形。惟先生得納涼其中。不遭擾戲。然時見男女往來。且木

榻藤枕。俱無纖塵。若時拂拭者。一日閣中見一人循牆走。似是一翁。呼問之曰。吾聞狐不近

正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對曰。凡與妖作祟之狐。則不敢近正人。若讀書知禮之狐。則樂近

正人。先生君子也。故雖少婦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無邪心也。先生何反自疑耶。先生曰。雖

然。幽明異路。終不相宜。相接請勿見形可乎。翁磬折曰。諾。自是不復睹矣。

沈瑞彰厲高廟讀書。夏夜就文昌閣廊下睡。人靜後。聞閣上語曰。吾曹亦無用錢處。爾積多

金何也。一人答曰：欲以此金鑄銅佛，送西山潭柘寺供養，冀仰託福佑，早得解形。一人作啐聲曰：咄咄大錯，布施須已財，佛豈不問汝來處受汝盜來金耶？再聽之，寂矣。善哉野狐檀越雲集之時，倘聞此語，應如霹靂聲也。

瑞彰又言：嘗偕數友遊西山，至林巒深處，風日暄妍，泉石清曠，雜樹新綠，野花半開，眺賞間，聞木杪誦書聲，仰視無人，因揖而遙呼曰：在此朗吟，定為仙侶，叨同雋業，可請下一談乎？誦聲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覓路追尋者。瑞彰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耽研典籍，我輩身列鬻官，乃在此携酒榼看遊女，其鄙而不顧宜矣，何必多此跋涉乎？眾乃止。

滄州有一游方尼，即前為某夫人解說因緣者，也不許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以粗糲為供，亦欣然往，不勸婦女布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峰張公家，一范姓僕婦，施布一疋，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仍舉付此婦曰：檀越功德，佛已鑒照矣。既蒙見施布，即我布。今已九月，頃見尊姑猶單衫，謹以奉贈，為尊姑製一絮衣可乎？僕婦踉蹌無一詞，惟面頰汗下。姚安公曰：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閨閣多傳其軼事，竟無人能舉其名。

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四月二十八日，滄州社會也，婦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城外一牛車向東去，載二女，皆妙麗，不類村粧，疑為大家內眷，又不應無一婢媪，且不應坐

露車。正疑思間。一女遺紅帕於地。其中似裹數百錢。女及御者皆不顧。少年素樸實恐。或追覓為累。亦未敢拾。歸以告母。譙訶其癡。越半載。鄰村少年為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正以拾帕索帕。兩相調謔。媾合也。母聞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痴是不痴。不痴是痴。

有納其奴女為媵者。奴勿願。然無如何也。其人故隸旗籍。亦自有主。媵後生一女。年十四五。主聞其姝麗。亦納為媵。心勿願。亦無可如何也。喟然曰。不生此女。無此事也。其妻曰。不納某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親串中有一女。日構其嫂。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為小姑所構。日受譙責。如其嫂。歸而對嫂揮涕曰。今乃知婦難為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又一少年喜窺婦女窗罅。簾隙百計潛伺。一日醉而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腫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即所蓄媚藥。性至酷烈。目受其薰灼。竟以漸盲。又一友好傾軋往來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蝎。陟螫其舌。潰為瘡。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語言不復便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師陳文勤公言。有一同鄉。不欲著其名。平生亦無大過惡。惟事事欲利歸於己。害歸於人。是其本志耳。一歲北上公車。與數友投逆旅。雨暴作。屋盡漏。初覺漏時。惟北壁數尺無漬痕。此人忽稱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眾知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彌甚。眾坐屋內。如露宿。

而此人獨酣卧俄北壁頽地衆未睡皆急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額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竟昇而歸此足為有機心者戒矣因憶奴子于祿性至狡從余往烏魯木齊一日早發陰雨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箱以余衣裝覆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於淖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孫吳縣人御史芝光先生孫女也父兄早死鞠於祖母祖母楊文叔先生妹也諱芬字瑤季工詩文畫花卉尤精故淑孫亦習詞翰善渲染幼許余姪汝備未嫁而卒病革時先太夫人往視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孫慎諄爾祖姑來矣可以相認也時已沉迷獨張目視淚承睫舉手攀太夫人釧解而與之親為貫於臂微笑而瞑始悟其意欲以紀氏物斂也初病時自知不起畫一卷緘封甚固恒置枕函邊問之不答至是亦悟其留與太夫人發之乃雨蘭一幅上題曰獨坐寫幽蘭圖成只自看憐渠空谷裡風雨不勝寒蓋其家庭之間有難言者阻滯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悲之欲買地以葬姚安公謂於禮不可乃止後其柩附漕船歸太夫人尚恍惚夢其泣拜云

王西侯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西倦而少憩聞一鬼遙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飲啖衆鬼曰神筵那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侄互軌乖戾之氣充塞門

庭敗徵已具。神不享矣。爾輩速往。毋使他人先也。西候素有膽。且立觀其所往。鬼漸近。樹上繫馬皆驚嘶。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他道去。不知其詣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能為善。雖不祭神。亦助之。敗理亂常。而禱祀以冀神佑。神其受賂乎。

梁谿堂言。有廖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墅。窗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榜掠。寬楚聲。望似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疑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寵。造孽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笞。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為眾鬼牽曳去。廖愛戀既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沉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眾。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若社公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為來此。毋乃點鬼幻形。給求經懺耶。姬見廖疑。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母。過疑廖曰。此灼然偽矣。因詰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汝矣。鬼不敢答。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牾。廖自云有灶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眾鬼為之。又可悟外患突來。必有

內間矣。

豁堂又言一粵東舉子赴京。過白溝河。在逆旅午餐。見有騾車載婦女。住對屋中。飯畢先行。偶步入。見壁上新題一詞。曰：垂楊裊裊映回汀。作態為誰青。可憐弱絮隨風來。去似我飄零。濛濛亂點羅衣袂。相送過長亭。丁寧囑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按此詞名秋波。媚即眼兒媚也。舉子曰：此妓語也。有厭倦風塵之意矣。日日逐之同行。至京猶遣小奴記其下車處。後死轉物色。竟納為小星。兩不相期。偶然湊合。以一小詞為紅葉。此真所謂前緣矣。

舅祖陳公德音家有婢惡。貓竊食。見則撻之。貓聞其效。笑即逃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閉戶。暫寢醒。則盤中失數梨。旁無他人。貓犬又無於理。無以自明。竟大受捶楚。至晚忽得於灶中。大以為怪。驗之。一一有貓爪齒痕。乃悟貓故銜去。使亦以竊食受撻也。蜂蟻有毒。信哉。婢憤恚。欲再撻貓。郭太安人曰：斷無縱汝殺貓理。貓既被殺。恐冤冤相報。不知出何變怪矣。此婢自此不撻貓。貓見此婢亦不復竄避。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寒。寒侵衣襟。噤而醒。偃卧看月。遙見數人從小徑來。敷席山岡。酌酒環坐。知其非人。懼不敢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請限將滿。當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三

人曰尚不知也。既而皆起曰：社公來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來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也。右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閻羅王寧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沉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為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為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眾譁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餚，請社公相禮，先為合盃可乎？酬酢喧雜，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為前代何許人也。

李應絃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幼同嬉戲，長同硯席，相契如兄弟。兩家男子特往來，雖隔牆猶一宅也。或為甲婦造謗，謂私其表弟，甲偵無迹，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謹密畏事，謝不能，甲私念未偵，而謝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婦，婦無以自明，竟鬱鬱而死，而附魂於乙。乙曰：莫親於夫婦，夫婦之事，乃密祈汝偵，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汝乃慮脫偵得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怨也。遂置身事外，愬然自全。致我費恨於泉壤，是殺人而不

操兵也。今日訴汝於冥王。汝其往質。竟顛癩數日。死。甲亦曰。所以需朋友。為其緩急相資也。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人疎者。或可欺。豈能欺汝。我以心腹託汝。無則當言。無直詞責我。勿以浮言間夫婦。有則宜密告我。使善為計。勿以穢聲累子孫。乃視若路人。以推諉啟疑竇。何貴有此朋友哉。遂亦與絕。死竟不弔焉。乙豈真欲殺人哉。世故太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卒殺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作情懂事。

竇東臯前輩言。前任浙江學政時。署中一小兒。恒往來供給使。以為役夫之子弟。不為怪也。後遣移一物。對曰。不能異而詢之。始自言為前學使之僮。歿而魂留於是也。蓋有形無質。故能傳語。而不能舉物。於事理為近。然則古書所載。鬼所能為。與生人無異者。又何說歟。特納格爾為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週四。十里。皆以土壑。壘成。每壑厚一尺。濶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圮。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繡澁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稜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礮臺。即攻城時所築。其為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

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岡上一小城，與大城若相犄角。額魯特云：「以此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礮攻也。」庚寅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余與永餘齋慶時為迪化城督糧奉後官至湖北布政使檄籌畫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余謂餘齋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其所建城，必要隘，蓋因之乎？」餘齋以為然，議乃定。即今古城營也。本名破城，大學士溫公為改此。其城望之似懸，孤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迹，偶忘語此，今附識之。

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刻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為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橐筆，摹留一紙者也。

次子汝傳婦趙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盡孝。馬夫人稱其工容言德皆全備，非偏愛之詞也。不幸早卒，年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後汝傳官湖北時，買一妾，體態容貌與婦竟無毫髮差。一見駭絕，署中及見其婦者，亦莫不駭絕。計其生時，婦尚未歿，何其相肖至此歟？又同婦一夫，尤可異也。然此妾入門數月，又復夫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一見再見乎？

桐城姚別峰工吟咏，書仿趙吳興神骨逼肖。嘗摹吳興體作偽迹，薰閣其紙，賞鑒家勿能辨。

也與先外祖雪峯張公文相善。往來恒主其家。動淹旬月。後聞其觀潮沒於水。外祖甚悼惜。

之余小時多見其筆迹。惜年幼不知留意。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張公。先祖母與先母為姑姪。凡祖母兄弟惟雪

峯公稱外祖有服之親。從其近也。餘則皆稱舅祖統於尊也。嘗延之作書。居宅西小園中。一夕月明。見窗上有女子影。出

視則無。四望園內似有翠裙紅袖。隱隱樹石花竹間。東就之則在西。南就之則在北。環走半

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憇息。聞窗外語曰。君為書金剛經一部。則妾當相見。拜謝。不過七十餘

字。君肯見許耶。別峰故好事。急問卿為誰。寂不應矣。適有宣紙素冊。次日盡謝他筆墨。一意

寫經。寫成。炷香供几上。覬其來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帳望。果見女子冉冉花外來。叩額

至地。別峰方舉手引之。挺然起立。雙目上視。血淋漓胸臆間。乃自剄鬼也。噉然驚仆。館僮聞

聲持燭至。已無睹矣。頓足恨為鬼所賣。雪峯公曰。鬼云拜謝。已拜謝矣。鬼不賣君。君自生妄

念於鬼何尤。

于南溟明經曰。人生苦樂。皆無盡境。人心憂喜。亦無定程。曾經極樂之境。稍不適。則覺苦。曾

經極苦之境。稍得寬。則覺樂矣。嘗設帳康寧屯館。室秋溢。幾不可舉頭。門無簾。牀無帳。院落

無樹。久旱炎鬱。如坐炊甑。解衣午憩。蠅擾擾不得交睫。煩躁殆不可耐。自謂此猛火地獄也。

久之。倦極睡去。夢乘舟大海上。颼風陡作。天日晦冥。檣斷帆摧。心膽碎裂。頃刻覆沒。忽似有

人提出擲於岸上。即有人持繩束縛。閉置地窖中。闇不睹物。呼吸亦咽塞不通。恐怖窘急。不可言狀。俄聞耳畔喚聲。霍然開目。則仍卧三脚木榻上。覺四體舒適。心神開朗。如居蓬萊方丈間也。是夕月明。與弟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敷陳此義。微聞草際嘆息曰。斯言中理。我輩沉淪水次。終勝於地獄中人。

外舅周錄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榮。自言嘗渡吳橋。鉤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橫。不知何處可涉。見二人騎馬先行。迂回取道。皆得淺處。似熟悉地形者。因隨之行。將至河干。一人忽勒馬立。待世榮至。小語曰。君欲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一株可行。吾導此人來此。將所有為君。勿與俱。疑為劫盜。悚然返轡。從所指路別行。而時時回顧。見此人策馬先行。後一人隨至中流。突然滅頂。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為報冤鬼也。

田丈耕野。官涼州鎮時。携回萬年松一片。性溫而活血。煎之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証服之多驗。親串家遞相乞取。久而遂盡。後余至西域。乃見其樹直古松之皮。非別一種也。主人煮以代茶。亦微有香氣。其最大者。根在千仞深澗底。枝幹亭莖。直出山脊。尚高二三十丈。皮厚者二尺有餘。奴子吳玉保嘗取其一片為牀。余謂閩廣芭蕉葉可容一二人卧。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觀。又嘗見一人家。即樹孔施門窗。以梯上下。入之儼然一屋。余與呼延化州

同登視

名華國長安人
進士前化州知府

化州曰。此家以巢居兼穴處矣。蓋天山以北。如烏孫突厥古多

行國。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不至。意其真盤古時物。萬年之名。殆不虛矣。

田白巖曰。名妓月賓。嘗來往漁洋山人家。如東坡之於琴操也。蘇斗南因言少時見山東一妓。自云月賓之孫女。尚有漁洋所贈扇索觀之。上畫一臨水草亭。傍倚二柳。題庚寅三月道冲。寫不知為誰。左側有行書一詩曰。烟縷濛濛蘼水青。纖腰相對鬪娉婷。樽前試問香山老。柳宿新參第幾星。不署名字。一小印已模糊。斗南以為高年者宿。偶賦閒情。故諱不自著也。余謂詩格風流。是新城宗派。然漁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歲。是時不當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當云試問。且詞意輕巧。亦不類老筆。或是維摩文室。偶留天女散花。他少年代為題扇。以此調之。妓家借託盛名。而不解文義。遂誤認顏標耳。

王觀光言。壬午鄉試。與數友共租一小宅讀書。觀光所居室中。半夜燈光忽黯。碧剪剔復明。見一人首出地中。對燈噓氣。拍案叱之。急縮入。停刻許。復出。叱之又縮。如是七八度。幾四鼓矣。不勝其擾。又素以膽自負。不欲呼同舍。靜坐以觀其變。乃惟張目怒視。竟不出地。覺其無能為。息燈竟睡。亦不知其何時去。然自此不復睹矣。吳惠叔曰。殆寃鬼欲有所訴。惜未一問也。余謂果為寃鬼。當哀泣。不當怒視。粉房琉璃街。迤東皆多年叢塚。居民漸拓。每夷而造屋。此

必其骨在屋內。生人陽氣薰燄。鬼不能安。故現變怪驅之去。初拍案叱。是不畏也。故不敢出。然見之即叱。是猶有鬼之見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燈自睡。則全置此事於度外。鬼知其終不可動。遂亦不虛相恐怖矣。東坡書孟德事一篇。即是此義。小時聞巨盜李金梁曰。凡夜至人家。聞聲而嗽者。怯也。可攻也。聞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無聲。莫測動靜。此必勅敵攻之。十恒七八敗。當量力進退矣。亦此義也。

列子謂蕉鹿之夢。非黃帝孔子不能知諒哉。斯言。余在西域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軍臺。巴公先歸。余以未了事暫留。與前副將梁君同宿。二鼓有急遞。臺兵皆差出。余從睡中呼梁起。令其馳送約至中途。遇臺兵。則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即還。仍復酣寢。次日。告余曰。昨夢遣我賞。廷寄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髀肉尚作楚。真大奇事。以真為夢。僕隸皆然。余

烏魯木齊雜詩曰。一笑揮鞭馬似飛。馳驅執掌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東坡詩事如蕉鹿春夢了無痕

何須問是非。即紀此事也。又有以夢為真者。族兄次辰言。靜海一人。就寢後。其婦在別屋夜績。此人忽夢婦為數人劫去。噩而醒。不自知其夢也。遽携挺出門追之。奔十餘里。果見曠野數人携一婦。欲肆強暴。婦號呼震耳。怒熖熾騰。力奮死鬥。數人皆創被逸去。前近慰問。乃近村別一人。婦為盜所劫者也。素亦相識。姑送還其家。惘惘自返。婦績未竟。一燈尚熒然也。此

則鬼神或使之。又不以夢論矣。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

此錢唐初所鑄。歐陽詢所書。其旁微有偃月形。乃進蠟樣時。文德皇后誤搗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

當迴環讀之。俗讀為開元。通燒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末折處。曾實以為元宗之錢。誤之甚矣。

燒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末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果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末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招聚博塞。古謂之囊家。見李肇國史補。是自唐已然矣。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資。則明以前無是事。家有家妓。官有官妓。故也。教坊既廢。此風乃熾。遂為豪猾之利源。而駸癡之隘。律雖明禁。終不能斷其根株。然利旁倚刀。貪還自賊。余嘗見操此業者。花嬌柳翠。近在家庭。遂不能使其子孫皆醉眠之阮藉。兩兒皆染淫。延及一門。癘疾纏綿。因絕嗣續。若教氏之鬼。竟至餒而。

臨清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牛知為屠也。雖不肯前。鞭之則橫逸。氣力殆竭。始強曳以行。牛過一錢肆。忽向門屈。兩膝跪。淚泫泫下。錢肆憫之。問知價錢八十。如數乞贖。屠者恨其

犇。堅不肯賣。加以子錢。亦不許。曰：此牛可惡。必割刃而甘心。雖萬貫不易也。牛聞是言。蹶然自起。隨之去。屠者煮其肉於釜。然後就寢。五更自起。開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趨視。則已自投釜中。腰以上與牛俱糜矣。凡屬含生。無不畏死。不以其畏而憫。惻反以其畏而恚。憤牛之怨毒。加尋常數等矣。屬氣所憑。報不旋踵。宜哉。先叔儀南公。常見屠者許學。牽一牛。牛見先叔。跪不起。先叔贖之。以與佃戶張存。存奉之數年。其駕未服。輟力作。較他牛為倍。然則恩怨之間。物猶如此。人可不深長思哉。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搗臺鼓。卻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為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婦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隔紙映出。而眉目衣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眾目共睹。萬口喧傳矣。異哉。豈幽冥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此變幻。為負死友者戒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槐西雜志四

林教諭清標言。曩館崇安。傳有士人居武夷山麓。聞采茶者言。某巖月夜有歌吹聲。遙望皆天女也。士人故佻達。借宿山家。月出。輒往數夕。無所遇。山家亦言有是事。但恒在月望。歲或一兩聞。不常出也。士人託言習靜。留待旬餘。一夕隱隱似有聲。乃潛蹤急往。伏匿叢薄間。果見數女皆殊絕。一女方拈笛欲吹。瞥見人影。以笛指之。遽僵如束縛。然耳目猶能視聽。俄清響透雲。曼聲動魄。不覺自贊曰。雖遭禁制。然妙音媚態。已具賞矣。語未竟。突一帕飛蒙其首。遂如夢覺。無聞無見。似睡似醒。迷惘約數刻。漸似蘇息。諸女叱羣婢曳出。謀呵曰。癡兒無狀。乃窺伺天上花耶。趣折修篁。欲行葦楚。士人苦自申理。言性耽音律。冀竊聽慢亭法曲。如李謩之傍宮牆。實不敢別有他腸。希彩鸞甲帳。一女微哂曰。憫汝至誠。有小婢亦解橫吹。姑以賜汝。士人匍匐叩謝。舉頭已杳。回顧其婢。廣額巨目。短髮聳鬢。腰腹彭亨。氣咻咻如喘。驚駭懊惱。避欲却走。婢固引與狎。捉搦不釋。憤擊仆地。化一豕。嗥叫去巖下。樂聲自此遂絕。觀於是婢。殆是妖非仙矣。或曰。仙借豕化婢戲之也。倘或然歟。

劉愛甫言。有一學子。年十六七。聰俊韶秀。似是近上一流。甚望成立。一日忽發狂謔語。如見鬼神。俟醒時問之。自云。景城社會觀劇。不覺夜深歸途。過一家求飲。惟一少婦取水飲我。留我小坐。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流目送盼。似欲相就。愛其婉媚。遂相燕好。臨行涕泣。

囑勿再來。以二劍贈我。次日視之。銅青斑斑。微有銀色。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鬼。而憶念不忘。昨再至其地。徘徊尋視。突有黑面長鬚人。手批我頰。踉蹌奔歸。彼亦隨至。從此時時見之。向我詬厲。我即忽睡忽醒。不知其他也。父母為詣墓設奠。併埋其劍。俄其子瞋目呼曰。我婦失劍。疑有別故。而未得主名。僅倒懸鞭五百。轉鬻遠處。今見汝竊來。乃知為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金錢謝耶。顛覆月餘。竟以不起。然則鑽穴踰牆。即地下亦尚有禍患矣。

李雲舉言。東光有薰狐者。每載燧挾苦來往墟墓間。一夜伏伺之際。見一方巾欄衫人。自墓

頂出。醜醜。

若侯反說文曰鬼聲也

長嘯。羣狐四集。圍繞叢薄。狎獫嗥叫。齊呼捕此惡人。煮以作脯。薰狐

者無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樹。方巾者指揮羣狐。令鋸樹倒。即聞鋸聲訇訇然。薰狐者窘急俯而號曰。如蒙見釋。不敢再履此地。羣狐不應。鋸聲更厲。如是號再三。方巾者曰。果爾可設誓。誓訖。鬼狐俱不見。此鬼此狐。均可謂善了事矣。蓋侵擾無已。勢不得不鋌而走險。背城借一。以羣狐之力。原不難於殺一人。然殺一人。易。殺一人。而激眾人之怒。不焚巢。犂穴不止也。僅使知畏而縱之。姑取和焉。則後患息矣。有力者不盡其力。乃可以養其威。屈人者使人易從。乃可以就服。召陵之役。不責以僭王。而責以苞茅。使易從也。屈完來盟。即旋師。不盡其力。以養威也。講學家說春秋者。動議齊桓之小就。方城漢水之固。不識可一戰勝乎。一戰而不勝。天

下事尚可為乎。淮西符離之事。吾徵諸史冊矣。

族弟繼先嘗宿廣甯門內友人家。夜大風雨。有雷火自屋山

近房脊之牆謂之屋山。以形似山也。范石湖詩屢用之。

穿

過。如電光一掣。然牆棟皆搖。次日視其處。東西壁各一小竇。如錢大。蓋雷神逐精魅貫而透也。凡擊人之雷。從天而下。擊怪之雷。則多橫飛。以遁逃追故耳。若尋常之雷。則地氣鬱積奮而上出。余在福甯度嶺。曾於山巔見雲中之雷。曾於曠野見出地之雷。皆如烟氣上衝。直至天半。其端火光一爆。即訇然有聲。與銃礮之發無異。然皆在無人之地。其有人之地。則從無此事。或曰天心仁愛。恐觸之者死。語殊未然。人為三才之中。人之聚處。則天地氣通通則勿鬱。安得有雷乎。塞外苦寒之地。耕積牧養。漸成墟落。則地氣因之漸溫。亦此義耳。

王岳芳言其家有一刀。廷尉公故物也。或夜盜警。則格格作爆聲。挺出鞘外一二寸。後雷逐妖魅穿屋過。刀墮於地。自此則不復作聲矣。世傳刀劍曾漬人血者。有警皆能自響。是不盡然。惟曾殺多人者。乃如是爾。每殺一人。刀上必有迹二條。磨之不去。幼年在河間揚威將軍哈公元生家。曾以其佩刀求售。云夜亦有聲驗之信然也。或又謂作聲之故。乃鬼所憑。是亦不然。戰陣所用。往往曾殺千百人。豈有千百鬼長守一刀者哉。飲血既多。取精不少。厲氣之所聚也。盜賊凶鷲。亦厲氣之所聚也。厲氣相感。躍而自鳴。是猶撫琴者。鼓宮宮應。鼓商商應。

而已。甦賓之鐵，躍乎池內。黃鐘之鐸，動乎土中。是豈有物憑之哉。至雷火猛烈，一切厲氣遇之皆消。故一觸熾光，仍為凡鐵。亦非豐隆列缺，專為此物下擊也。

余嘗惜西域漢畫，毀於烟煤，而稍疑一二十年筆迹，何以能在。從姪虞惇曰：宋墨著石，苟風雨所不及，苔蘚所不生，則歷久能存。易州滿城接壤處，有村曰神星，大河北來，復折而東南，有兩峰對峙，河南北相傳為落星所結，故以名村。其峰上哆下斂，如雲朵之出地，險峻無路。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舊人題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跡宛然。可辨然，則洞中漢畫之存於今，不為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記也。易州滿城皆近地，當訪其土人問之。

虞惇又言落星石北有漁梁。土人世擅其利，歲時以犧牲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魚法，用荒花於上流，按漬則下流魚蝦皆自死，浮出所得十倍於網罟。試之良驗，因結團焦於上流，日施此術。一日天方午，黑雲自龍潭暴涌出，狂風驟雨，雷火赫然，燔其廬為燼，眾懼乃止。夫佃漁之法，肇自庖羲，然數罟不入仁政存焉。絕流而漁，聖人尚惡，况殘忍暴殄，聚族而坑哉。干神怒也，宜矣。

周書昌曰：昔遊鵲華，借宿民舍，窗外老樹森翳，直接岡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事。

也是夜月黑果隱隱聞之不甚了了恐驚之散去乃啟窗潛出匍匐草際漸近竊聽乃講論韓柳歐蘇文各標舉其佳處一人曰如此乃是中聲何前後七子必排斥不數而務言秦漢遂啟門戶之爭一人曰質文遞變原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景濂諸公力追韓歐救以從容大雅三楊以後流為臺閣之體日就膚廓故李崆峒諸公又力追秦漢救以竒偉博麗隆萬以後流為偽體故長沙一派又反脣焉大抵能挺然自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然董江都司馬文園文格不同同時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詩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後之學者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者淺焉耳語未竟我忽作嗽聲遂乃寂然惜不盡聞其說也余曰此與李詞畹記飴山事均以平心之論託諸鬼魅語已盡無庸歇後矣書昌微愠曰永年百無一長然一生不能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

董曲江言一儒生頗講學平日亦循謹無過失然崖岸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友人於五月釋服七月欲納妾此生抵以書曰終制未三月而納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誅心魯文公雖不畏娶猶喪娶也朋友規過之義不敢以不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論大抵類此一日其婦歸寘約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詰之曰吾誤以為月小也亦不為訝次日又一婦至大駭愕

覓昨婦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漸尪瘠。因以成癆。蓋狐女假形攝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納妾者聞之。亦抵以書曰。夫婦居室不能謂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損真元。非恣情縱欲不至是。無乃燕昵之私。尚有不節以禮者乎。且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周張程朱不聞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無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先生賢者也。責備賢者。春秋法也。朋友規過之義。不敢不以告先生。其何以教我。此生得書。但力辯實無此事。里人造言而已。宋清遠先生聞之曰。此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袁愚谷制府。

諱守洞。長山人。官至直隸總督。諡清愨。

少與余同硯席。又為姻家。自言三四歲時。尚了了記前生。

五六歲時。即恍惚不甚記。今則但記是一歲貢生家。去長山不遠。姓名籍貫。家世事跡。全忘之矣。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無異。七八歲後。漸昏闇。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十六七後。以至今。則一兩年或一見。如雷光石火。彈指即過。蓋嗜欲日增。則神明日減耳。

景州李西厓言其家一佃戶。最有膽。種瓜畝餘。地在叢塚側。熟時。恒自守護。獨宿草屋中。或偶有形聲。亦恬不為懼。一夕聞鬼語。嘈雜似相喧詬。出視。則二鬼塚上格鬥。一女鬼癡立於旁。呼問其故。一人曰。君來大佳。一事乞君斷曲。直天下有對其本夫。調其定婚之妻者耶。其

一人語亦同。佃戶呼女鬼曰：究竟汝與誰定婚？女鬼覩蜺良久曰：我本妓女，妓家之例，凡多錢者皆密訂相嫁娶。今在冥途，仍操舊術，實不能一一記姓名，不敢言誰有約，亦不敢言誰無約也。佃戶笑且唾曰：何處得此二癡物？舉首則三鬼皆逝矣。又小時聞舅祖陳公諱穎，孫歲久失，記其字號，德音公之弟，庚子進士，仙居知縣，秋亭之祖也。說親見一事曰：親串中有歿後妾改適者，魂附病婢，靈語曰：我昔問爾，爾自言不嫁，今何負心？妾殊不懼。從容對曰：天下有夫尚未亡，自言必改適者乎？公此問先憤憤，何怪我如是答乎？二事可互相發明也。

有講學者論無鬼，眾難之曰：今方酷暑，能往墟墓中獨宿納涼一夜乎？是翁毅然竟往，果無所見，歸益自得。曰：朱文公豈欺我哉？余曰：重齋千里路不逢盜，未可云路無盜也。縱獵終日，野不遇獸，未可云野無獸也。以一地無鬼，遂斷天下皆無鬼，以一夜無鬼，遂斷萬古皆無鬼，舉一廢百矣。且無鬼之論，創自阮瞻，非朱子也。朱子特謂魂升魄降為常理，而一切靈怪非常理耳。未言無也。故金去偽錄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楊道夫錄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跡也。此是白曰：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而或有或無，或來或去，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包揚錄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也。然又

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且莫要理會。又曰南軒亦只是硬不信。如禹鼎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此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人往占之。豈不為祟。豫章劉道人居一山頂結菴。一日眾蜥蜴入來。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壘。明日山下果壘。有一妻伯劉文人甚樸實。不能妄語。言過一嶺。聞溪邊林中響。乃無數蜥蜴。各抱一物如水晶。未去數里下壘。此理又不知如何。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佛頸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吳必大錄曰。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真個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腸肚。只才散便無。如雷部神亦此類。林賜錄曰。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如何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魂魄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出沒於兩水之間。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衝之而過。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於非命。衝突抱恨。固宜未散。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後因為人放爆仗。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仗驚散。沈僊錄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

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

原註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

萬人傑錄曰死而氣散泯

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憑他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恁生聚湊著。那生氣使再生。葉賀孫錄曰。潭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已發覺。當時便不為祟。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則死者之寃必不解。李壯祖錄曰。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絲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寢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敝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有人來而帷中之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是可見。葉賀孫錄曰。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是李冰因開離堆立廟。今乃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遂改封為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廟。其夜夢神語曰。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人以素食祭我。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是一時用兵託為此說。又有梓潼神極靈。此二神似乎割據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為靈。古人釁鐘釁龜皆此意。漢卿云。李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之。乃是為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黃義剛錄曰。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現。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何物也。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只開所錄事。

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此不知是如何。凡此諸說。黎靖德所編語類班班具載。先生何竟誣朱子乎。此翁索書觀之。良久憮然曰。朱子尚有此書耶。憫默而散。然余猶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謂人秉天地之氣。生死則散還於天地。葉賀孫錄所謂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鰕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是一般。其理精矣。而無如祭祀之理。制於聖人。載於經典。遂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受祭既畢。仍散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為一歟。抑參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為一。則如眾水歸海。共為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如五味和羹。共成一味。不能使薑鹽醯醬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中犁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氣之內。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為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合為一。於事理毋乃不近耶。即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散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有心心於何附。當必有身。既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且未聚以前。此億萬微塵。億萬縷縷。塵塵縷縷。各有所知。則不止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旋轉。釋氏之鬼。平日常存。儒家之鬼。臨時湊合耳。又何以相勝耶。此誠非未學所知也。烏魯木齊千總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門求診。云有夙緣。特相拯也。會一流人高某婦。頗能醫。

見其方駭曰。桂枝下咽。陽盛乃亡。藥病相反。烏可輕試。力沮之。道士嘆息曰。命也。夫振衣竟去。然高婦用承氣湯。竟愈。乃以道士為妄。余歸以後。忽見某以侵蝕屯糧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藥斃之。全其首領也。此與舊所記兵部書吏事相類。豈非孽由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歟。

姚安公云。人家有奇器妙跡。終非佳事。因言癸巳同年牟文融家。

不知即牟文融家之伯叔。幼年聽之未審也。

有一硯。天然作鵝卵形。色正紫。一鵝鵠眼如豆大。突出墨池中心。旋螺紋。理分明。矐子烟烟有神氣。拊之膩不留手。叩之堅如金鐵。呵之。水出如露珠。下墨無聲。數磨即成濃瀋。無款識。銘語似愛其渾成。不欲椎鑿。匣亦紫檀根所雕。出入無滯。而包裹無纖隙。搖之無聲。背有紫桃軒三字。小僅如豆。知為李太僕日華故物也。太僕有說部名紫桃軒雜綴。平生所見宋硯。此為第一。然後以珍愷此硯忤上官。幾罹不測。竟恚而撞碎。禍將作時。夜聞硯若呻吟云。

余在烏魯木齊日。城守營都司朱君。餽新菌。守備徐君。

與朱均偶。忘其名。蓋日相接見。惟以官稱。轉不問其名字耳。因言

昔未達時。偶見賣新菌者欲買。一老翁在旁。訶賣者曰。渠尚有數任官。汝何敢為此。賣者遂巡去。此老翁不相識。旋亦不知其何往。次日。聞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賣者後亦不再見。疑為鬼求代也。呂氏春秋稱味之美者。越路之菌。本無毒。其毒皆蛇虺之故。中者使人

笑不止。陳玉仁茵譜載水調苦茗白礬解毒法。張華博志。陶宏景名醫別錄。並載地漿解毒法。蓋以此也。而以黃泥調水。澄而飲之。曰地漿。

親串家。廳事之側。有別院屋三楹。一門客每宿其中。則夢見男女裸逐粉黛雜盜。四圍環繞。備諸媒狀。初甚樂觀。久而夜夜如是。自疑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則不夢。又疑為妖。然未睡時。絕無影響。秉燭至旦。亦無見聞。其人亦自相狎戲。如不睹旁尚有人。又似非魅。終莫能明。一日。忽悟書厨貯牙鑄石琢橫陳像。凡十餘事。秘戲冊卷。大小亦十餘事。必此物為祟。乃密白主人。盡焚之。有知其事者曰。是物何能為祟哉。此主人徵歌選妓之所也。氣機所感。而淫鬼應之。此君亦青樓之狎客也。精神所注。而妖夢通之。水腐而後蟻蠅生。酒酸而後醯雞集。理之自然也。市肆鬻雜貨者。是物不少。何不一一為祟。宿是室者。非一人。何不一一入夢哉。此可思其本矣。徒焚此物無益也。某氏其哀乎。不十年。而屋易主。

明公恕齋嘗為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憇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十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迫國皆知之。寧獨考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

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前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為郡不減糞黃。然微不慊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為盪惑計也。即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為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為害。非僅聽訟為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為害。而河渠堤堰為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過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為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按地形之大局。為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身濟衆。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沈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公。曰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逝矣。此事楊文汝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偽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為說法乎。

舅氏健亭張公言。讀書野雲亭時。諸同學修禊佟氏園。偶扶乩召仙。共請姓名。乩題曰。偶携女伴偶閒行。詞客何勞問姓名。記否瑤臺明月夜。有人嗔喚許飛瓊。再請下壇詩詞。又題曰。

三面紗窗對水開。佟園還是舊樓臺。東風吹綠池塘草。我到人間又一回。眾竊議詩情悽惋。恐是才女香魂。然近無此閨秀。無乃鍊形拜月之仙姬乎。眾情顛倒。或凝思竚立。或微謔通詞。此忽奮迅大書曰。哀翁憔悴雪盈顛。傅粉薰香看少年。偶遣諸郎作癡夢。可憐真拜小禪娟。復大書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代詩魂作此狡獪。要亦輕薄之意。有以名之。

胡厚菴先生言有書生。暱一狐女。初遇時。以二寸許壺盧授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欲與晤。則拔其楔便出。媿婉去則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壺盧為偷兒剪去。從此遂絕。意恒悵悵。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叢翳中有相呼者。其聲狐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曰。妾已變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訴曰。採補鍊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士。又搜索我輩。供其採補。捕得。禁以神咒。即僵如木偶。一聽其所為。或有道力稍堅。吸之不吐者。則蒸以為脯。血肉既啖。精氣亦為所收。妾入壺盧。蓋避此難。不意仍為所物色。攘之以歸。妾畏懼湯鑊。已獻其丹。幸留殘喘。然失丹以後。遂復獸形。從此煉形。又須二三百。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念舊恩。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毋更相思也。生憤恚曰。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矣。神以為悖。入悖出。自作之愆。殺人殺相。酬之道。置不為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自戕。自今以往。當專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間。厚菴先生曾親見。

此生後數年聞山東雷擊一道士或即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挾彈者又在其後此之謂矣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後前未為宅時繚以周垣環築土屋
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旁牆圯出一木人作
張手叩門狀上有符篆乃知工匠有嫌於主人作是鎮魔也故小人不可與輕作緣亦不可
與輕作難。

何子山先生言雍正初一道士善符錄嘗至西山極深處愛其林泉擬結菴習靜土人言是
鬼魅之巢窟伐木採薪非結隊不敢入乃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審勿聽也俄而鬼魅並作
或竊其屋材或斃其工匠或毀其器物或污其飲食如行荆棘中步步挂礙如野火四起風
葉亂飛千手千目應接不暇也道士怒結壇召雷將神降則妖已先遁大索空山無所得神
去則數日復集如是數回神惡其賁不復應乃一手結印一手持劍獨與戰竟為妖所踣拔
鬚敗面裸而倒懸遇樵者得解狼狽逃去道士蓋恃其術耳夫勢之所在雖聖人不能逆黨
之已成雖帝王不能破久則難變眾則不勝誅也故唐去牛李之傾軋難於河北之藩鎮道
士昧眾寡之形客主之局不量力而嬰其鋒取敗也宜哉

小人之計萬變每乘機而肆其巧小時聞村民夜中聞履聲以為盜秉炬搜捕了無形跡知

為魅也不復問。既而祛篋者知其事。乘夜而往。家人仍以為魅。偃息勿省。遂飽所欲去。此猶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頗講學。惡僧如讎。一日僧以被盜告。庭斥之曰。爾佛無靈。何以廟食。爾佛有靈。豈不能示報於盜。而轉責官長耶。揮之使去。語人曰。使天下令守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黠甚。乃陽與其徒修懺祝佛。而陰賂丐者。使捧衣物跪門外。狀若癡者。皆曰。佛有靈。檀施轉盛。此更反而用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區區執一理與之角。烏有幸哉。

張某瞿某。幼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金刺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嫂。婦故撲。愿以為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曰。瞿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汝。足償矣。爾必仍呼嫂何也。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婦嫁。即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友婦也。今爾不以為婦。仍系我姓。呼為嫂。是爾非娶我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顛狂數日。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讎也。計娶其婦。報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玷其家聲。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為厲哉。

一惡少感寒疾昏憤中魂已出舍悵悵無所適見有人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冥司遇一吏其故人也為檢籍良久感額曰君多忤父母於法當付湯獄今壽尚未終且可反壽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吏搖手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即釋迦牟尼亦無能為力也惡少泣涕求不已吏沈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禪師登座問虎領下鈴何人能解眾未及對一沙彌曰何不令繫鈴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冀可免乎少年慮罪孽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吏笑曰又有一故事君不聞殺猪王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一鬼送之歸霍然遂愈自是洗心滌慮轉為父母所愛憐後年七十餘乃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壽如是似已許懺悔矣

許文本言老僧澄止有道臨歿謂其徒曰我持律精進自謂是四禪天人世尊嗔我平生議論好尊佛而斥儒我相未化不免仍入輪迴矣其徒曰崇奉世尊世尊反嗔乎曰此世尊所以為世尊也若黨同而伐異揚己而抑人何以為世尊乎我今乃悟爾見猶左耳因憶楊槐庭言乙丑上公車時偕同年數人行適一僧同宿逆旅偶與閒談一同年自止之曰君奈何與異端語僧不平曰釋家誠與儒家異然彼此均各有品地果為孔子可以闢佛顏曾以下勿能也果為顏曾可以闢菩薩鄭賈以下勿能也果為鄭賈可以闢阿羅漢程朱以下勿能

也。果為程朱可以闢諸方祖師。其依草附木。自託講學者。勿能也。何也。其分量不相及也。先生而闢佛。毋乃高自位置乎。同年怒且笑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輩儒可闢汝輩僧也。幾於相闢而散。余謂各以本教而論。譬如居家。三王以來。儒道之持世久矣。雖再有聖人。勿能易猶主人也。佛自西域來。而其空虛清淨之義。可使馳騫者息營求。憂愁者得排遣。其因果報應之說。亦足警戒下愚。使回心向善。於世不為無補。故其說得行於中國。猶挾技之食客也。食客不修其本技。而欲變更主人之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此佛者之過也。各以末流而論。譬如種田。儒猶耕耘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惡為罪福。而以施捨不施捨為罪福。於是惑眾竄財。往往而有。猶侵越疆畔。攘竊禾稼者也。儒者舍其耒耜。荒其阡陌。而皇皇持挺荷戈。日尋侵越。攘竊者與之格鬪。即全勝。不知已之稼穡如何也。是又非儒者之慎耶。夫佛自漢明帝後。蔓延已二千年。雖堯舜周孔復生。亦不能驅之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禮樂。舍之則無以治天下。雖釋迦出世。亦不能行彼法於中土。本可以無爭。徒以縹徒不勝其利心。妄冀儒絀佛伸。歸佛者檀施當益富。講學者不勝其名心。著作中苟無闢佛數條。則不足衛道之功。故兩家語錄。如水中泡影。旋生旋滅。旋滅旋生。互相詬厲而不止。然兩家相爭。千百年後並存如故。兩家不爭。千百年後亦並存如故也。各修其本業可矣。

陳瑞菴言。獻縣城外諸邱阜。相傳皆漢塚也。有耕者誤犁一塚。歸而寒熱譎語。責以觸犯時瑞菴。偶至問汝何人。曰漢朝人。又問漢朝何處人。曰我即漢朝獻縣人。故塚在此。何必問也。又問此地漢即名獻縣耶。曰然。問此地漢為河間國。縣曰樂成。金始改獻州。明乃改獻縣。漢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語。再問之。則耕者蘇矣。蓋傳為漢塚。鬼亦習聞。故依託以求食。而不虞適以自敗也。

毛其仁言有耿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奮一梃與鬪。虎竟避去。自以為中黃攸飛之流也。偶聞某寺後多鬼。時踞醉人。憤往驅逐。有好事數人。隨之往。至則日薄暮。乃縱飲。至夜坐後垣上。待其來。二鼓後隱隱聞嘯聲。乃大呼曰。耿某在此。倏人影無數。湧而至。皆吃吃笑曰。是爾耶。易與耳。耿怒躍下。則鳥獸散去。遙呼其名而詈之。東逐則在西。西逐則在東。此沒彼出。倏忽千變。耿旋轉如風輪。終不見一鬼。疲極欲返。則嘲笑以激之。漸引漸遠。突一奇鬼當路。立鋸牙雷目。張爪欲搏。急奮拳一擊。忽噉然自仆。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誤擊墓碑上也。羣鬼合聲曰。勇哉。瞥然俱杳。諸壁上觀者。聞耿呼痛。共持炬舁歸。卧數日乃能起。右手遂廢。從此猛氣都盡。竟唾面自乾焉。夫能與虓虎敵而不能不為鬼所困。虎鬪力。鬼鬪智也。以有限之力。欲勝無窮之變幻。非天下之癡人乎。然一懲即戒。毅然自返。雖謂之大智慧人亦可也。

張桂巖自揚州還携一琴硯見贈斑駁剝落古色黝然右側近下鐫西涯二篆字蓋懷麓堂故物也中鐫行書一詩曰如以文章論公原勝謝劉玉堂揮翰手對此憶風流款曰稚繩高楊孫相國字也左側鐫小楷一詩曰草綠湘江叶子規茶陵青史有微詞流傳此硯人猶惜應為高陽五字詩款曰不凋乃太倉崔華之字華漁洋山人之門人漁洋論詩絕句曰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即其人也二詩本集皆不載豈以詆訶前輩微涉訐直編集時自刪之歟後以贈慶大司馬丹年劉石菴參知頗疑其偽然古人多有集外詩終勿能明也又楊文汶川諱可鏡楊忠烈公曾孫也以拔貢贈安姚公一小硯背有銘曰自渡遼携汝伴草軍書恒夜半余之心惟汝見款題芝岡銘蓋熊公廷弼軍中硯云得之於其親串家又家藏一小硯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當是孫公傳庭所親製二硯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為一匣後在長兒汝佶處汝佶夫逝二硯為婢媪所竊賣今不可物色矣

余十七歲時自京師歸應童子試宿文案孫氏語呼若巡室盧皆新建而土坑下釘一桃棧上下頗礙呼主人去之主人頗篤實搖手曰是不可去去則怪作矣詰問其故曰吾買隙地構此店宿者恒夜見坑前一女子立不言不動亦無他害有膽者以手引之乃虛無所觸

道士呪桃杙釘之。乃不復見。余曰：其下必古塚。人在上，鬼不安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遷葬。主人曰：然，不知其果遷否也。又癸巳春，余乞假養疴北倉。姻家趙氏請余題主。先姚安公命之往歸宿楊村。夜已深，余先就枕。僕隸秣馬尚未睡，忽見綵衣女子揭簾入，南露面，即退出。疑為趁座妓女，呼僕隸遣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婦宿此卒，昨移柩去，豈其回煞耶？歸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時讀書陳氏舅家，值僕婦夜回煞，月明如晝，我獨坐其室外，欲視回煞作何狀，迄無見也。何爾乃有見也？然則爾不如我多矣。至今深愧此訓也。河豚惟天津至多，土人食之，如園蔬，然亦恒有死者，不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姨丈楊園牛公言：有一人嗜河豚，卒中毒死，死後見夢於妻子，曰：祀我何以無河豚耶？此真死而無悔也。又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溫飽，後以博破家，臨歿語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無鬼與白骨同為土耳。於事何害？如有鬼，荒榛蔓草之間，非此何以消遣耶？比大殮，僉曰：死葬之以禮，亂命不可從也。其子曰：獨不云事死如事生乎？生不能幾諫，歿乃違之乎？我不講學，諸公勿干預人家事。卒從其命。姚安公曰：非禮也。然亦孝思無已之心也。吾惡夫事事遵古禮而思親之心，則漠然者也。

一奴子業鍼工，其父母鬻身時，未鬻此子，故獨別居於外。其婦年二十餘，為狐所媚，歲餘病

瘵死初不肯自言。病甚乃言。狐初來時為女形。自言新來鄰舍也。留與語。漸涉謔。既而漸相逼。遽前擁抱。遂昏昏如魘。自是每夜輒來。必換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醜忽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歲餘無一重複者。至則四肢緩縱。口噤不能言。惟心目中了了而已。狐亦不交一言。不知為一狐所化。抑眾狐更番而來也。其尤怪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即逝。小姑所見。是方巾道袍人。白鬚參鬚。婦所見則黧黑垢膩。一賣煤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耳。

及孺愛先生言。

先生於余為疎。從表姪。然幼時為余開蒙。故始終待以師禮。

交河有人。田在叢塚旁。去家遠。乃築室就之。

夜恆聞鬼語。習見不怪也。一夕聞塚間呼曰。爾狼狽何至是。一人應曰。適路過。一女携一童子行。見其面有哀氣。死期已近。未之避也。不虞女忽一嚏。其氣中人。如巨杵舂撞。斃傷而仆地。蘇息良久。乃得歸。今胸膈尚作楚也。此人默記其語。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異。因問。昨日誰家女子。傍晚行。致中途遇鬼。中一宋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歸。無遇鬼事也。眾以為妄語。數日後。宋女為強暴所執。捍刃抗節。死乃知貞烈之氣。雖屈衰絕。尚剛勁如是也。鬼魅畏正人。殆以此夫。

張完質舍人言。有與狐為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凡火燭盜賊。皆為警衛。僮婢或作姦。

皆摘發無遺。家政井井。逾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暱。狐若勿知。越兩歲商歸。甚德狐。久而微聞鄰人事。又甚咎狐。狐謝曰。此神所判。吾不敢違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為巨室。君為司出納。因其倚信。侵食其多金。冥判以婦償負。一久。準宿妓之價。銷金五星。今所欠祇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躁焉。君倘未信。試以所負償之。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貧甚。僕此次幸多贏。謹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是遂與婦絕。歲暮餽饋。品示謝。甚精腆。計其所值。正合七十餘金。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者毫釐不能增。與者毫釐不能減也。是亦可畏也已。

族姪竹汀言。有農家婦。少寡。矢志不嫁。養姑撫子。有年矣。一日。華服少年。從牆缺窺伺。以為過客。誤入。詈之去。次日復來。念近村無此少年。土人亦無此華服。心知是魅。持梃驅逐。乃復拋擲碑石。損壞器物。自是日日來。登牆自道。相悅意。婦無計。哭訴於社公祠。亦無驗。越七八日。白晝晦冥。雷擊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絕。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况媚及柏舟之婦。其受殛也。固宜。顧必遲久而後應。豈天人一理事。關殊死。亦待奏請而後刑。由社公輾轉上聞。稍稽時日乎。然匹婦一哭。遽達天聽。亦足見孝弟之通神明矣。

滄州一帶海濱煮鹽之地。謂之竈泡。袤延數百里。並斥鹵不可耕種。荒草粘天。畧如塞外。故

狼多窟穴於其間。捕之者掘地為竅，深數尺，廣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鑿圓空。如孟大畧如枷狀，人蹲竅中，携犬子或豚子擊使嗥叫。狼聞聲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即握其足立起，肩以歸。狼隔一板，爪牙無所施其利也。然或遇其羣行，則亦能搏噬。故見人則以喙據地嗥，求狼則畢集若號令。然亦頗為行客道途患。有富室偶得二小狼，與家犬雜畜，亦與犬相安。稍長亦頗馴，竟忘其為狼。一日晝寢廳事，聞羣犬嗚嗚作怒聲，驚起周視，無一人。再就枕將寐，犬又如前，乃偽睡以俟。則二狼伺其未覺，將齧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殺而取其革。此事從姪虞惇言。狼子野心，信不誣哉。然野心不過遁逸耳。陽為親暱，而陰懷不測，更不止於野心矣。獸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貽患耶。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饑餉，有書生過於野，從乞瓶中水。婦不應，出金一錠投其袖。婦擲且詈，書生惶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無是人，疑其魅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歸者，入與寢處。草草息燈，遽相嬉戲。忽電光射窗，照見乃向書生婦恚甚。爪敗其面，魅甫躍出窗，聞啾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腦裂死如刃所中也。蓋妖之媚人，皆因其懷春而媾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敗其節，則罪當以與強污等。揆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竹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微不能立斷。此過天

神立極之抑彼尚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同年鄒道峯言有韓生者丁卯夏讀書山中窗外為懸崖崖下為澗澗絕陡兩岸雖近然可望而不可至也月明之夕每見對岸有人影雖知為鬼度其不能越亦不甚怖久而見慣試呼與語亦響應自言是墮澗鬼在此待替戲以餘酒凭窗洒澗內鬼下就飲亦極感謝自此遂為談友誦肆之暇頗消岑寂一日試問人言鬼前知吾今歲應舉汝知我得失否鬼曰神不檢籍亦不能前知何況於鬼鬼但能以陽氣之盛衰知人年運以神光之明晦知人邪正耳若夫祿命則冥官執役之鬼或旁窺竊聽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輾轉相傳而聞之山野之鬼勿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巧之鬼乃聞之鈍鬼亦勿能也如君靜坐此山即官府之事不得知況朝廷之機密乎一夕聞澗澗呼曰與君送喜頃城隍巡山與社公相語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生亦竊自賀及榜發解元乃韓作霖但聞其姓同耳生太息曰鄉中人傳官裏事果若斯乎

王史亭編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戾廣東恐携琴有意外乃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戍後窮愁抑鬱殊不自聊且回思少婦登樓彌增怛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頗契恣其流落延為子師亦甚相得一夕賓主夜酌樓高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欄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

雲鬟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未已早為經絕。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婢掃治別室。意甚匆遽。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揭簾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逐。囑隨某官眷屬。至急不能久待。故草草來。家事託幾房。幾兄代治。約歲得租米。歲歲鬻金寄至矣。問婢何來。曰即某官之媵。嫡不能容。以賤價就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從此完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婢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侍巾櫛。無獨使向隅也。又數載。遇赦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倘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答。惟趣為生治裝。瀕行。翁治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曰。老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為同官。歿後君百計營求。歸吾妻子。恆耿耿不忘。今君別鶴離鸞。自合為君料理。但山川懸邈。一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先至君家中。半年。窺尊室。容貌語言。摹擬俱似。併刺知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生請與三女俱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越也。三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歸後妻子具言。家日落。賴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蓋亦此叟所為也。使世間離別人。皆逢此叟。則無復牛衣

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然粵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仙有此術，他仙亦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

有客在泊鎮，宿妓，與以金，妓反覆審諦，就燈鑠之，微笑曰：「莫紙錠否？」怪問其故，云：「數日前糧艘演劇賽神，往看，至夜深歸，遇少年與以金，就河干草屋野合，至家探懷，覺太輕，取出乃一紙錠，蓋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客贈衣飾甚厚，去後皆已篋中物，鑰故未啟，疑為狐所給矣。客戲曰：「天道好還。」又瞽者劉君瑞，言青縣有人與狐友，時共飲甚暱，忽久不見，偶過叢莽，聞有呻吟聲，視之，此狐也，問何狼狽，乃爾，狐愧沮良久曰：「頃見小妓頗壯盛，因化形往宿，冀採其精，不虞妓已有惡瘡，採得之後，毒滲命門，與平生所採混合為一，如油入麵，不可復分，遂潰裂蔓延，達於面部，恥見故人，故久疎來往耳。」此又狐之敗於妓者。機械相乘，得失倚伏，膠膠擾擾，將伊於胡底乎？

李于之侍御言：某公子美丰姿，有衛玠璧人之目。雍正末，值秋試於豐宜門內，租僧舍，過夏，以一室設榻，一室讀書，每晨興，書室几榻筆墨之類，皆拂拭無纖塵，乃至瓶插花，硯池注水，亦皆整頓如法，非粗材所辦。忽悟北地多狐女，或藉通情悖，亦未可知。於意亦良得。既而盤中稍稍置果餌，皆精品，雖不敢食，然益以美人之貽，拭目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潛至北牖外，

穴紙竊窺。冀睹豔質。夜半器具有聲。果一人在室料理。諦視則修髯偉丈夫也。怖而却走。次日即移寓。移時承塵上似有嘆聲。

康師杜林鎮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號不傳焉。工瘍醫。余小時曾及見之。言其鄉人家一婢懷春死。魂不散。時出祟人。然不現形。不作聲。亦不附人語。不使人病。惟時與少年夢中接。稍冠瘦。則別媚他年少。亦不至殺人。故為祟而不以為祟。即嘗為所祟者。亦夢境恍惚。莫能確執。如是數十年。不為人所畏。亦不為人所劾治。真黠鬼哉。可謂善藏其用。善遁於虛。善留其不盡。善得老氏之旨矣。然終有人知之。有人傳之。則黠巧終無不敗也。

相傳康熙中。瓜子店火。在正陽門之東。而偏東。有少年病瘵。不能出。併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有

一狐與俱死。知其病為狐媚也。然不知狐何以亦死。或曰狐情重。救之不出。守之不去也。或

曰狐媚人至死。神所殛也。是皆不然。狐鬼乃能變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羅兩峯云爾。鬼有形無

質。純乎氣也。氣無所不達。故莫能礙。狐能大能小。與龍等。然有形有質。質能化而小。不能化

而無。故有隙即遁。而無隙則礙。不能出。雖至靈之狐。往來亦必由戶牖。此少年未死間。狐尚

來媚。猝遇火發。戶牖俱燬。故並為燼焉耳。

門人徐通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曠一婢。寵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妒之。

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僧鬻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家人。知主歸事必有變也。偽向女僧買出。而匿諸尼菴。婢自到女僧家。即直視不語。提之立。則立扶之行。則行。捺之卧。則卧。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尼菴亦然。醫以為憤恚痰迷。然藥之不效。至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室歸。果與嫡操刀鬪。屠一羊。瀝血告神。誓不與俱生。家人度不可隱。乃以實告。急往尼菴迎歸。癡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言初到女僧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當必不見棄。因自奔歸。慮為主母見。恆藏匿隱處。以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斯。特小說家點綴成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著。尤為誕謾者。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能層層撓入。何不云衣如委蛻。尚稍近事理乎。

客作田不滿

初以其取不自滿假之義。稱其命。名有古意。既乃知以養養得此名。取田填同音也。夜行失道。誤經墟墓間。足踣一鬪髀。

鬪髀作聲曰。母敗我面。且禍爾。不滿驚且悍。叱曰。誰遣爾當路。鬪髀曰。人移我於此。非我當路也不滿又叱曰。爾何不禍移爾者。鬪髀曰。彼運方盛。無如何也。不滿笑且怒曰。豈我衰耶。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鬪髀作泣聲曰。君氣亦盛。故我不敢崇。徒以虛詞恫喝也。畏盛凌衰。

人情皆爾。君乃責鬼乎。哀而撥入土窟中。君之惠也。不滿衝之竟過。惟聞背後嗚嗚聲。卒無他異。余謂不滿無仁心。然遇鹵莽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鬼亦有過焉。

蔣茗生編修言。一士人北上。泊舟北倉楊柳青之間。

北倉去天津二十里。楊柳青距天津四十里。

時已黃昏。四顧

森漫。去人家稍遠。獨一小童倚樹立。妓麗特甚。然衣裳華潔。而神意不似大家兒。士故輕薄。自上岸與語。口操南音。自云流落至此。已有人相約携歸。時尚未至。漸相款洽。因挑以微詞。解扇上漢玉佩為贈。頰頰謝曰。君是解人。亦不能自諱。然故人情重。實不忍別。抱琵琶置佩而去。士人意未已。欲覘其居。停躡迹從之。數十步外。倏已滅迹。惟叢莽中一小墳。方悟為鬼也。女子事夫大義也。從一則為貞。野合乃為蕩耳。男子而抱衾裯。已失身矣。猶言從一。非不揣本而齊末乎。然較反面負心。則終為差勝也。

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

志其姓字。似是姓周。

篤信洛閩。而不鶩講學名。故窮老以終。聲華閎

寂。然內行醜。至粹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楹。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奉白。慮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八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襴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幸。明末戕於盜。魂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為。崇然陰氣。陽光互相激薄。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屬。僕至彼。多作變

怪彼必避去。有來居者，擾之如前。必棄為廢宅。君以賤價售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况役鬼以病人乎？義不忍為。吾讀書此室，圖少靜耳。君既在此，即改以貯雜物，日扃鎖之可乎？鬼愧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既荷見容，即託宇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

凡物太肖人形者，歲久多能幻化。族兄中涵言：官旌德時，一同官好戲劇，命匠造一女子，長短如人，周身形體以及隱微之處，亦一一如人。手足與目與舌，皆施關節，能屈伸運動。衣裙簪珥，可以按時更易。所費百金，殆奪僱師之巧。或植立書室案側，或坐於牀櫳，以資笑噱。一夜童僕聞書室格格聲，時已鎖閉，穴紙竊視，月光在牖，乃此偶人來往自行。急告主人，自覘之，信然。焚之。嚶嚶作痛聲。又先祖母言：舅祖蝶莊張公家，有空屋數間，貯雜物，婢媪或夜見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頷下修髯如戟，兩頰亦磔蝟毛，携四五小兒游戲。小兒或跛或盲，或頭面破損，或無耳鼻。人至則倏隱，莫知何妖，不為人害。亦不外出。或曰：目眩或曰：妄語，均不甚留意。後檢點此屋，見破裂虎邱泥孩一牀，狀如所見。其女子之鬚，則兒童嬉戲以筆墨所畫云。